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蕺山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拔貢臣曹躍淵

御題劉宗周黃道周集有序

比因彙輯四庫全書各省博訪遺編以進裒聚既廣則甄別宜精而明末諸人文集內多有論列邊防兵事詆觸本朝者館臣隨時檢出請燬理固宜然亦不可不有所決擇因於幾餘披覽衡定之夫為明臣而指斥我朝所謂吠非其主本無可罪其或人品無繫重輕言事又剽竊無據及已入本朝苟活求生又謬託為明遺民如屈大均之流者燬之誠不足惜若黃

道周之博物典彚劉宗周之疏稿則不可燬益二人當明政不綱權移奄宦獨能守正不阿多所彈劾至今想見其風節凜然而且心殷救敗凡有指陳悉中時弊假令當日能用其言覆亡未必如彼之速卒之致命遂志以身殉國允為一代完人若因字句干犯并其全書而棄之致使忠臣正士其言論不能並傳不朽余豈忍為之哉爰命廷臣就其應避之字畧為刪改書仍録而存之使天下後世知余大公至正之

心維持名教而不苟小節重其人因及其書且為千古之君若臣垂戒示勸不徒味其文藝而已既以宣諭並題詩各書其集端

搜羅四庫事磨研去取其閒公道傳人各抒忠斯可録言雖觸諱忍從捐寧同仲達吠尭日不愧覵文報宋年平日犯顔急盡節如之二者實堪憐

劉蕺山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劉蕺山集十七卷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録講學之風至明季而極弊姚江一派自王畿傳周汝登汝登傳陶望齡陶奭齡無不提唱禪機恣為高論奭齡至以因果立說全失儒家之本旨宗周雖

源出良知而能以愼獨為宗以敦行為本臨
没猶以誠敬誨弟子其學問特為篤實東林
一派始以務為名高繼乃釀成朋黨小人君
子雜糅難分門户之禍延及朝廷馴至於宗
社淪亡勢猶未已宗周雖亦周旋其間而持
躬剛正憂國如家不染植黨爭權之習立朝
之日雖少所陳奏如除詔獄汰新餉招無罪
之流亡議拊循以収天下泮渙之人心還内

廷埽除之職正懦帥失律之誅諸疏皆切中當時利弊一阨於魏忠賢再阨於温體仁終阨於馬士英而薑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陽一餓日月爭光在有明末葉可稱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語矣是集為乾隆壬申副都御史雷鋐所刊冠以人譜學言諸書至第八卷乃為奏疏然諸書本自别行且宗周所著亦不止于此摘録數種殊為

挂漏今並刪除惟以奏疏以下十七卷勒為一編而他書則仍別著録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劉蕺山集卷一

明　劉宗周　撰

奏疏一

懇賜侍養疏萬歷甲辰十一月二十七日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遵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全子道事臣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歷三十二年六月除授

令職復蒙聖恩於萬歷三十一年旌表臣母章氏節行臣以一介草茅叨列清班寵光先德雖捐糜曷圖報稱何敢遽恤私家顧君親並重求臣子兩全之地敢籌緩急而陳至情惟陛下憐鑒之臣有祖父劉焞壯歲喪臣祖母陳義不再娶舉臣父輩三子臣父早夭止遺腹生臣臣二叔父繼夭皆無後形影相吊者祖孫母子三人凶喪頻仍田廬盡廢終歲間半入山半寄食於臣舅氏臣母紡績以奉祖而臣祖嚴義方以訓臣伶仃孤苦

以有成立臣叨一第臣母終于家匍匐號歸形影相弔者祖孫二人終歲間半入山半寄食于舅氏者如故也玆臣辭膝下致身朝廷孑遺臣祖一人耳見今行年八十身既無依養且無家流移衰邁朝不暮保而臣風塵羇旅倏焉彌歲不勝烏哺之思積思成病轉病轉思祖孫二人不能更相為命臣祖勉臣就道也豈不曰敬爾在官無以老耄故持二心而臣滋傷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誰無父母未有如臣情之苦者子能仕父教之忠

不能舍孝以作忠况于鰥祖孤孫勢不能一日相離而臣使臣也欲迎養在官敵處不遑將枉道歸寧簡書可畏轗轉踟躕進退狼狽終不容巳于乞身之計念來日無多聊以報祖恩而臣亦得以茍延殘喘尚可報陛下之恩也使臣生不見父長不竢母壯不養祖蹉跎一朝而并三恨臣死且不瞑目尚能靦顔為朝廷犬馬乎恭遇陛下仁覆光天孝思錫類凡情切父子慶荷矜憐豈敘在祖孫而有異視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

年及七十家無次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臣之事委與例合爲此激切上陳懇恩勑下吏部查覆臣疏放臣回籍侍養則祖孫已後之年均荷再造臣雖不肖亦死且不朽臣無任戰慄籲懇之至

再懇侍養疏萬歷乙巳三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歷三十二年六月除授

今職痛有祖父劉惇侍養無人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披瀝漍私未奉明旨復及今春恭逢吏計罔測天威既望闕而踟躕益瞻雲而憔悴伏念臣遭家不造遺腹稱孤臣祖與臣母忍萬死以圖存臣與祖若母并一身而為命迨臣長而臣母歿今臣仕而臣祖老既無叔伯又鮮弟兄臣以孤子當室抱孩經年祖以老耄居鰥子遺萬里竄跡荒山生涯無以卒歲倚門終日鬱思至于傷脾昔猶善飯而今寢衰臣欲為貧而天不弔幸而歸

寧在即或為骨肉如初臣祖春秋八十有一矣報罔極之恩餘年何及臣齒未三十也急無逃之義他日猶長倘致身之節既貳于縈家而將母之懷仍牽于持祿俾祖為聖朝之縶獨則臣實名教之罪人所以臣心日痛欲待罪而無期亦知臣罪當誅敢為親而請命也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果家無次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懇乞聖慈憐憫臣情勅下吏部查覆臣疏放回故里永侍高堂惟皇天后土昭鑒微忱合緣

祖孤孫銘鏤大造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條陳宗藩疏萬歷癸丑四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為敬循使職諮陳王政之要懇祈聖明端本教家推恩起化以禆宗藩以保萬世治安事臣聞周官之制宗伯之屬有大小行人掌邦國之禮達天下之六節以有事于諸侯比及返命則以五書述邦國之故每國辨異而獻諸王王乃為之修其政刑秩其典常恊其度數恤其災殄而後巡狩省覲之制

因之益行人之職如此其重也其在皇華之什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入告我后有自來矣三代以降官無專設治化茂焉明興制監前古特授行人司隸于禮部入掌典籍出寄絲綸有周官遺意焉遭世承平鮮梯航之役使節所臨率居宗國歲為聖天子展親親之典者若而人臣不佞謬膺簡任萬歷四十年四月內奉命副戶科右給事中彭惟成往益府行册封禮役既竣爰報成事臣居恒念天下事大壞極敝者未易枚舉而宗藩

之政尤為孔亟敢因馳驅所及俯竭愚悃以修古行人之職惟陛下試采擇焉臣聞宋儒張載有言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茍道也夫三代之法莫大於封建唐太宗讀周禮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法三代之治其道無繇于是命羣臣議封建終阻異説識者恨之顧封建之法已不行于後世而代興之君分封同姓猶稍稍緣飾其義所謂存什一于千百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中夏大啟土宇以封諸王外靖邊陲中制襟腹

一時草創制度載在祖訓中亦畧損益前代之遺雖未暇盡善而規模已宏遠矣常以封建諸王禮成諭羣臣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晉漢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同顧施為何如耳大哉王言真有意乎三代之治而惜乎當時為之臣者不能將順其意講求一代經久之規以貽子孫至于一傳而敝也分封過侈禁居升預策之矣嗣後文皇帝起于藩服遂增束濕之政累朝以降一懲于漢再

懲于寧而國家所以計防宗室者已無餘力矣乃猜忌刻削之制窮而因仍苟且之政敝澤竭于上戚頓于下至今日而宗藩之困亟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當事者思欲善變之而不得其說顧其標而失其本覩其偏而遺其全亦何救乎成敗之數乎臣以為欲策時宜莫若行王政行先王之政者莫若法先王之意而通之臣請以六議臚獻

一曰議爵臣聞古者天子衆建諸侯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其施于國中亦五等曰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諸侯嫡子世國其別子遞降視卿大夫士親盡則列庶人猶親王而降有郡王將軍中尉也乃制自郡王至奉國中尉凡七等不已濫乎今准郡王之爵視上大夫卿鎮國將軍視下大夫鎮國中尉視上士輔國中尉視中士奉國中尉視下士則二將軍之爵可裁也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服之制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無可推矣故宗法惟繼別者稱大宗得世其家小宗親盡則遷皆不得世家則將軍中尉之世爵宜降也又有有小宗而

無大宗者無嫡則不立大宗則庶別之封爵宜降也繼別者雖庶不降雖絕必繼重統也女子于本宗又遞降矣乃制自郡主至鄉君凡五等不又濫乎今准封親王之女郡王之女將軍之女服屬已殫則曾元之女爵可裁也與曾元儀賓之爵可並裁也隆慶中禮部議濫爵事例請親王之子世嫡而外封其四子郡王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并嫡子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世子一人請封中尉不論嫡庶止許一人額外之子止給冠帶銀兩

實本豐林王台瀚所奏夫限子封爵于禮無所考據恐非所以昭一體普大公之義也且封爵遠及七世七世之孫尚襲中尉而親王第六子即列為庶人不既戾乎孰若明宗法復先王五等之頒庶幾于名正于事順矣一曰議祿臣聞古者地方百里百里次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百里之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七十里之國二萬四千畝五十里之國一萬六千畝今國初定制親王祿萬石亦畧可倣古百里君田所入之數後或限八千石六千

石而成化中减例支萬石者實折二千石石折銀一兩則視小國之數且儉矣今請以次國定制可予君十卿祿則郡王祿二千石不可議減乎卿祿三大夫則鎮國將軍一千石不可議減乎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輔國將軍之八百石奉國將軍之六百石制在不經無論矣而三中尉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不可議減乎推而郡主儀賓之祿不可議減乎資奩之給不可已乎葢先王之世士必世世祿世祿之等自不得

埒于職官之俸即遞降而至百畝之糞亦已不薄矣而又闢之以仕進之路常禄之外復有圭田如近制流官俸薪之例斯不亦親親賢賢恩誼曲盡乎臣計今天下宗藩之以將軍中尉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歲歲而供之則空天下之山海不足以填無窮之壑又虛額之以廩禄而實坐之以飢寒徃牒所載親王以下有給禄僅半者有給十之二三者有經年不得關領者有三年五年不得關領者而諸宗乃大困有司莫以上聞朝廷知而

不問即諸宗亦且習以為固然而無可奈何于是嘉靖中衡王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者而秉陽王佑櫁上書願准漢唐故事得應舉效用力田自活不敢煩歲祿彼豈不樂貴且富如疇昔哉凡以被空名而受實禍也先臣王世貞亦言宗祿不給請自奉國將軍諸子以下聽免祿秩先後議衆議減殆無虛日而卒無畫一之規也曷不取王制而通之乎誠使親王而下定以六等之頒則歲歲所供取諸其撙節而不匱而宗藩之實被

其澤若不啻涸鮒之起矣一曰議官臣聞古者任官之法公族之倫與比閭族黨之民並齒而論秀列為卿大夫士今宗藩中長史等官並不任宗室一人而流官之任又率用遷人處之既薄待宗人以不足用而又輕視宗藩以不必治臣讀皇明祖訓一條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以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煌煌聖謨固未嘗禁宗人以仕進也今姑未暇備極其用之之途惟王府官屬文若長史

等武若指揮使司等宗人猶可自効請自將軍中尉聽撫按官歲覈其賢者薦之于朝度能受任仍從各王府更相調用如流官之制此而絜短較長豈遽出遷人下且用一宗室即省一流官亦以清冗官之獘至若王官之必用左遷與王官之不他轉本朝實無此制國初楊士竒以史官髙等擢為審理副後入翰林卒為名臣宣德中周忱自長史累尚書成化中雷霖以長史陞提學副使萬歷中趙世卿自長史累尚書臣鄉周應中亦以

王官謫籍起歷光祿少卿此外尚不能更僕數何嫌何
異而過生分別以叢任官之弊長史職專輔導王有失
例罪輔導官厥係非細而卒充以有司之罣敗者審理
以下莫不皆然則王府固天下逋逃藪而王府視其官
屬非特贅疣無用抑亦如蛇蝎盜賊之不可近惟恐驅
除之不速而又何利焉何怪乎王之德業罔聞而國日
瘁也即如郡王府教授郡王講讀資焉今歲貢自訓導
歷府授已不下一二十年計其齒亦當八十九十虞旦

晚就木耳有何文學有何精采責之以効用如以充故事而已則國家廩祿可惜也臣按先朝奏准事例凡長史等官于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陞授類而推之宜并及有司之聲績優著者仍與宗室中相參擢用任滿之後一體改遷庶幾官聯肅而輔導宏其爲藩國之裨非小補矣一曰議教臣聞古者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生而有教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比冠入大學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齒焉大

學正造之教以詩書禮樂七年視小成九年視大成諸
侯之制天子命之教則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所謂鄉學也亦曰泮宮而其教之行于邦國者家
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而統之以鄉學凡民之秀者亦以
時入學焉三年而大比之鄉大夫賓其賢能而升之司
徒已升之太學已升之司馬而材之又簡其不率教者
而移之屛之遠方焉其庶子之為政于公族者教之以
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焉蓋

所以重胄子正公族備造士之方有如此者今國家近制且為宗藩立宗學矣而制度未詳官職未備教戒未專辯論未時非所以為訓也方今國家文教休明舉海內窮鄉僻壤莫不修六藝之科服孔孟之道以備薪槱充王國之楨榦而獨于神明之胄忍為黔首之愚不亦悖乎夫古之學者將以適于仕也今登進之塗塞而先資之業荒為父兄者以何恃而教為子弟者以何恃而學雖日抗之以師保之尊行之以督責之術吾未見其有

帥也由是聰明才智之性軼于無所用而動扞文網若楚之許汴之譁往往而是當事者乃始操三尺以議其後不少貸焉亦不教而殺謂之虐而已矣臣請郡王府各立小學教授掌之郡王之胄子及諸子諸孫以降生而幼學于斯焉王府立大學宗正府宗正掌之宗副副之又設左右教授分理之親王之胄子諸子及郡王之胄子弱而冠學于斯焉郡王之諸子諸孫以降簡其秀者進學于斯焉于是提調之以有司衡之以督學憲臣

主之以按臣三年而大比簡其秀升之辟雍又簡而進之升之冢宰與科甲一體敘選其胄子必入太學九年視成而後得世爵其衆子必簡入太學九年視成必與大比之選而後得拜爵其不入太學者為不率則不授以爵禮曰親未盡而列為庶人賤無能也其教必先德行重經術本先王詩書禮樂之道而文藝次之其大比賓興畧倣選貢例以論行為主若漢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最為近古而科舉帖括不與焉夫鄉舉里選之

典壞而言揚行舉之意微士鮮有用之材朝多倖位之弊甚矣科舉之謬也先臣李承芳丘濬等著論皆以科舉壞天下士習欲復古制而先臣呂柟言歲貢入監有合于古鄉舉里選之遺誠爲確論今必欲處宗藩以科舉而持帖括之技與郡邑諸生較利鈍此必不勝之數方今立宗學開科舉亦有年矣而賢書列薦者幾人明與其進陰阨其途雖有豪傑之士能不灰心解體乎臣請及今講明先王取士之法收宗室之賢才而通行于

天下郡邑則亦本朝一盛事也一曰議養臣聞古者封建井田相為表裏井田之制諸侯卿大夫士各有公田與都鄙之民共井而九一之每夫授田百畝合八家之力而助耕公田給君以下之廩禄上下相保忠愛樂利益甚盛也若夫夏后氏之貢法鄉遂之制通焉後世取民者往往述之王制既廢上多取而無藝下兼并而不均生民之困久矣國家之待宗室也奪四民之業而歲給口糧計不下數百萬石世世雲礽與天無極長此安窮

封爵之祿且不給而況于口糧乎亦終坐斃而已臣請親王而下各授田如古之制其列為庶宗者編揷都鄙給以廬舍即佃公族之田每五世親盡而始分者一夫授以百畝歲視豐歉而賦之公族供親王以下之歲祿其國家租庸調一切除之如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准輸歲祿一萬石不過江南賦役之額耳或從減例差得准貢助之數而佃者可以無困仍視公田肥瘠以為差等君祿而下且以類推逮數世之後生齒倍繁量視貧

乏給以餘夫之田田盡而止仍聽工商自便各從生理則舉藩國之内自親王以下世世不必煩縣官一粒而庶宗亦得以世守常業必免飢寒之困矣其新封之國無庶宗者聽有司征收或從外藩貧宗實之開國以來封國棊置勢難盡給公田惟自今伊始子弟續封者聽有司從長設處邇者福王開國常祿之外不賜莊田四萬頃資贍養乎臣以為賜履所入即常祿矣而復祿之乎祿不過萬石而侈至四萬頃乎莊田額賜祖制未詳

國初固有賜王諸子田六十頃例酌而推之臣請及今定制不用莊田名色准古封國君田所得給以世守免支歲祿額外量加優贍出自特典而先王封建井田之遺一舉而復見于今日矣或者曰公田之說行則數世而後勢必盡括民田以益之而不足不成偏重之勢乎夫以宗室當天下固無幾也且澤以世降田以夫授有定制而無兼并適與百姓通爲肥瘠何偏重之與有今天下困矣井田之制既不可復計莫若倣中古限田之

法寧禁宗室以分田予此一役也以野人養君子而無専城之嫌以宗人養宗人而無竭澤之患臣未見其迂遠而闊事情也一曰議制臣聞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諸侯之國天子五載而巡狩入疆問治慶讓行焉于是乎削不敬流不從討不朝其加地進律則以功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而朝曰述職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巡狩之制不行于後世今制歲遣御史按各省直王國隸焉大夫之監天子之狩即其義

也而法令疏闊例不過考察官屬題行文移而已今請定制凡王國中動違祖訓者御史劾奏之輕則削地重則削秩其賢如河間東平之流御史奏聞加地進律將軍而下得從錄用親王報生請名請婚請封請祭及郡王以下請封請祭皆從御史報聞郡王以下生名婚嫁皆從親王主之御史與聞之比五年親王遣郡王朝于天子而述其一國之事類其生死名婚而登之玉牒國初親王有覲禮天順而後廢矣攝卿之聘可通也諸典

禮之不必數請于朝也抑有説焉宗藩困矣又重之以奔
命數數行賂京師乃得請數世而後空國不支至有逾
時而不舉者臣聞親王襲封由内監奏聞索賄萬金郡
王襲封及王妃郡王妃封亦不下二三千金他典禮稱
是習以為常否則概從沉壓不以上聞宗藩苦之刑餘
之輩安得逞釡鬲之奸壅聖天子敦睦之澤如此如辱
朝廷何陛下奈何不一問也夫禮雖庶人冠娶生死必
告告于宗也今槩經奏請何擾擾也古者八議之法一

曰議親公族之制辟也公三宥不得則追赦之又不得則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公族無宮刑不剪類也今國家疎忌宗室有司以披剪為務苟掛吏議動坐深文往者楚獄之冤嘖有繁言死者不可復生而高牆閒宅之錮尚戴覆盆殊可憫也臣聞先後之發高牆者或犯在祖父而淹及子孫或坐在丈男而辱及妻女生入獄門永違天日直忍其類而剪之夫宗室之罪倘從民間科斷除大辟外不過發戍已耳徒流已耳非永戍者則沒身而釋徒者

限年而釋曽世世錮之乎臣請亟下所司及時推勘洗其矜疑者釋之昭朝廷好生之徳仍請著為定例凡應發高牆閑閒宅者准照戍流徒配之例酌其輕重或限以年或限以世皆得不坐妻子以時湔釋庻幾用法平而宗室無寃民矣中州天下之腹心也周公營洛邑焉往者陳勝發難先遡入陳勝國時紅巾之亂亦起汝頴間葢四戰之區也今周府宗室之繁甲于天下若唐府伊府趙府鄭府崇府徽府潞府又新開福府所在充斥

至竭中土之民力而不能給倘以歲之不時盜賊蜂起變出意外宗室必先受其蹂躪而且挾以貧宗之蠢動一夫作難長驅四潰天下騷然矣曩者宗祿不給至椎行臺陵撫臣不一而足此其漸詎可長也漢時吳楚之禍以尾大而不掉今日中州之虞以挺急而走險其勢一也臣請自後開國不得更擇河南地方仍以周府郡王分王于三楚百粵隸之就近王國并及天下宗藩若陜西韓府等槩議調劑庶可以蘇地方之困周先事之圖

乎凡若此者又皆酌古斟今以權未盡之制者也臣聞三代封建諸侯親賢並置成周之制懿親尤重同姓五十國至裂地數百里者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言其為王室衛也追其後也魯衛曹鄭之祚微而王室因之矣秦亡于孤立晉亂于骨肉相殘尤為殷鑒漢興過封子弟未必遂七國之謀而文景以後之削弱卒成王莽之篡東京好禮終鮮禍敗禁闥之禍莫慘于唐族轅之釁莫替于宋若其應舉効用代顯賢俊則猶制之得者

由此觀之有天下者鮮不與宗室相為存亡而其善敗得失之故亦畧可覩矣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盡蹈漢唐季世之轍矣爵濫而輕祿侈而匱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廞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漢儒董仲舒告其君曰臨政願治不若退而更化更化則善治令天下殆更化之日乎高皇帝創制立法萬世率繇而其推行之勢固未嘗膠于成迹草昧之初利用建侯經營之後主于强榦義勝則推之以恩恩窒則經之以制勢固

然也是故執洪武之事例于永宣之世則窮執永宣之事例于正嘉之世則窮逮于今日則益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若夫高皇帝封建大旨未嘗不娩美先王而沿習之陋至降為漢唐之季世則亦後人之過也今天下吏治之汙民生之困士習之敝綱紀風俗之敗壞何者不出于後人之沿習而顧重誣祖宗乎然且指祖宗一二必窮必變之策斷斷持之以藉口法祖是亦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嗚呼更化宜時

守成致治本高皇帝法外之意以行先王之政是在今日矣雖然臣所議者致治之具也尤有要焉昔孟子告齊宣王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夫推恩必自近始矣傳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太子之職問安視膳一日再朝禮也今陛下深居宫禁務與臣下隔絶雖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者有年何論朝夕則皇太子子職之謂何且陛下日溺

于宦官宮妾之近而皇太子羣臣處睽隔之勢亦豈社稷之福哉歲在癸卯妖言繁興宮府震愕釁成于睽也賴陛下明聖愈篤至情而國體亦已虧矣世不乏左右窺伺之姦多方播弄使孝子見疎忠臣被搆陛下獨不念之乎本朝家法最嚴儲訓最切更無年久不宣見東宮者惟肅皇帝晚年元修惑于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為先臣海瑞切諫而是時先皇帝實潛裕邸無關儲訓陛下奈何效之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託于阿保之手

亦知他日艱大之業乎昔高皇帝諭廷臣曰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為叅決可否然則儲君之道固不徒在問安視膳閒者陛下盍亦法高皇帝一令練習啓事益皇太子神智乎夘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匕鬯乎至于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潄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于皇太子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妾而

漸摧狎于皇太子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固如是乎臣不暇遠稽祖宗教諭之規即肅皇帝處裕邸固不若是即先皇帝昔者處陛下于東宫亦不若是竊為陛下不善愛皇太子矣由是而推之諸王福王不慾之國之期乎頃者來春之旨陛下能自信如皦日乎臣恐姑息之見終未竟之局也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乃瑞王逾壯而不婚天理人情舛戾已極尤其不可解者

然則陛下于所厚者無所不薄尚能推恩九族而保四海之大乎陛下臨御以來孝竭兩宫錫類之澤首被宗潢麟幾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而顧不能善推所為使父子兄弟之間反覆厥施則本原之地必有受其蔽者惟陛下幡然悔悟自識本心杜有我之私屏怙終之見因明啟敝推大孝以成大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于以稽古定制起廢維新奠大宗于磐石仰追三代之隆直舉而措之耳先正有言有闗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殆謂此與臣朿髮受學竊從遺經慨慕古先哲王之化輙欲見之行事長而通籍遭際聖明幸得自効羇羸病久攖懼填溝壑之不測髙厚難酬用抱耿耿爰以奉職之餘謬陳一得極知戇越干冒天威安所逃罪倘蒙少寛鈇鉞之誅不棄芻蕘之見勑下該部詳看覆請施行一二宗藩幸甚天下幸甚

修正學疏萬歴癸丑十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為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
國家元氣事臣使著冗員分不得論列天下事至于世
教人心之責不擇人而付者固未嘗限臣職守如杞人
憂天不以為過臣因得以熟覩今天下治亂之機輒敢
効其狂瞽出位之誅又遑恤焉臣嘗讀國史至正統之
世上下恬熙號稱治平然識者以為經莚徒修文具國
家未必無意外之事未幾果有土木之變當是時距文
廟不數十年揆厥所由靖難之役一籍姦黨而賢人君

子誅鋤畧盡三楊徒以容悅養成王振之亂英廟北狩竟未有較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一人空國之禍至是始驗乃知國家之有賢人君子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削則其人未有不立槁者我皇上臨御四十餘年高拱無為而天下晏如不忝正統初服然國運日已中葉矣邇者皇上于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槩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以東林為語柄者臣竊痛之

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于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憲成之學不茍自恕扶危顯微屏元黜頗得朱子之正傳亦喜别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于波靡一時士大夫從之不啻東漢龍門惟是清議太明流俗之士苦于束濕屬有救淮撫李三才一書謗議紛起卒罹讒困以死識者恨之憲成死而有申憲成之說者其人未必皆憲成于是東林之

風槩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為門戸門戸云嗟嗟東林果何罪哉自東林以清議格天下而最所樹敵者崑宣之說指顧天浚湯賓尹也二人各以察典報罷坐其黨者因切齒東林不忘報復御史熊廷弼固嘗詬東林者偶以私事議勘而積怨一發救廷弼者張皇四起逐總憲處臺省總結局於于玉立諸臣而得志焉崑宣報復之禍於是而慘矣乃至以廷弼一勘輙坐東林籠罩朝士

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癉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何可訓也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者往往不于其流品而于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即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即髙攀龍姜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有不人人爭按劍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為亂天下乎畧迹而原心二臣者亦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然則東林無罪與標榜脣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于淮

撫欲盡鉗天下黠貪之口以定天下之國是其誰聽之由是四面樹敵一體之中頓分爾我至于今日報復不已使廟堂之上盡成一片慘殺氣象則東林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攻之者是與論朝事則論朝事耳不必以門戶攻也且吾以為門戶而破之迺令之發難于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尚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令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

之患小人之心牢不可破勢不能強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人以自異同異立而好惡分觸境生情無非爭鬬勢必至盡網君子而後已此今日之所為紛紛也然則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日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其為假借乎其為播弄乎如簧如鼓如鬼如蜮者非乎或以官爵或以朋游或以名譽或以意氣者非

乎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雖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其憲成自反之學乎憲成之上書救淮撫也言者不已而憲成終不辯至論私書發抄則曰既有書即有發抄之理可謂能自反矣今之學東林者盡反崑宣之戈而卒業于此以無遺憲成羞可乎善夫憲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為利心消盡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為名心消盡此亦方之說

也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而後可謂之盡己之性
君子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如是
而後可謂之盡人之性此亦平之說也臣竊為在朝在
野諸臣三致意焉審如是幾與天下相忘于太和之域
矣又何以攻東林為哉又何以攻東林為哉抑臣于是
尤慼于學術之難言也昔者孔子歿門弟子轉相授受
源遠而流益分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
而為輕世傲物彼以聖人為之依歸而且一再傳弊矣

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自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夫救世者如調琴瑟焉緩則進之急則反之而已虞廷之授受曰中而孔門得之以爲傳心之要法萬世學者準之斯則有進于東林者矣於戲本虞廷之中以建皇極于上消偏黨之人心追和衷之盛事端有待于聖天子伏惟皇上表章正學明示在廷諸臣

弗得肆爲攻擊以傷東林之賢者仍下一切廷臣章奏立判忠邪使賢者安于有位而不肖者亦得洗心易慮共沐蕩平之化宗社幸甚不然殷鑒不遠空國之禍將有臣所不忍言者矣臣愚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不容隱忍輙忘忌諱冒干宸嚴伏惟聖明少垂鑒察

敬修官守疏 天啟辛酉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劉宗周謹奏爲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懇祈聖天子躬禮教以端法宫之則以化天下

事臣荷皇祖神宗皇帝拔擢備員使署猥以羸疾坐廢有年矣一旦遭際我皇上聖作物覩覃恩海宇以臣微賤濫竽起廢之典天高地厚再荷生成其敢惜此頂踵不以致君父乃者受事禮曹夙夜于寅清之地而喟然于禮之可以為國也臣請因事設規為當宁獻臣聞古人之言禮曰毋不敬而即繼之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以先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盤游畋居則被法服覩圖史行以鸞和中以節奏盤盂

几杖刀劍戶牖有銘工誦箴瞽誦詩公卿進諫庶人傳語商旅議于市惟恐不聞其過也而治化爛焉皆此物此志也臣入闕未幾仰見陛下朝講時勤留心治道庶幾具大有為之資聞者道路之言還宮以後頗事宴遊或優人雜劇不離左右或射擊走馬馳騁後苑毋乃敗度敗禮之漸與優人雜劇之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為導欲之媒此其為害何啻毒藥猛獸即陛下偶一近之已令此心不克自持況自今以往乎古者投壺射御雖六

藝所不廢但恐陛下以馳騁之心爲之則亦未始非導欲之媒天理人欲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乃禮之大者又莫先于謹內外之閑矣故曰外言不入閫內言不出閫頃者奉聖夫人客氏于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從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也而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且陛下即位以來

逐諫官者屢矣若賈繼春以宫侍逐郭鞏劉重慶以輔臣逐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韋藩以邊事逐而今者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又以保姆逐矣不幾一日而空人之國乎臣于是而有感于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

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讎而後得以指鹿為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勑或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之禍也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于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不然則魏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

如蒙泉之初出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以躋盛治而竟為忠等所誤如此豈不深可恨哉昔裕陵以冲年即位王振用事卒蹈土木之難當是時上有張太后下有三楊猶不能早除萌孽以貽他日之禍正德初劉瑾等八閹亦導泰陵以狗馬鷹犬之樂流毒縉紳幾于亡國至今言官宦之禍者必曰二正之季為千古永鑒方今皇穹降割匝月之間國統再絕陛下以煢煢之冲齡承天地神人之付托頃者復有川中土司之變以斯時也即令

宵衣旰食與羣臣交儆于一堂之上猶懼萬無一濟乃欲與進忠等共了天下事復蹈二正之轍此臣之所以耿耿而不容已也雖然亦在陛下以禮自持而已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是故目不接靡麗之色而視日明矣耳不聽柔曼之聲而聽日聰矣心不長滿假之志而善言日進矣四體不設暴慢之容而動罔不臧矣法宮之中有不狐鼠竄伏而姦宄肅清者未之前聞于是而可以正百官于是而可以齊萬民于是而可以安四

海皆六禮之化也伏惟陛下毅然以古先哲王為法將
平日俳優馳騁之習一切屏絶而益稽古親賢以自輔
開天下之言路還票擬之職于閣臣仍勑内侍魏進忠
等各凛髙皇帝鐵榜之戒毋蠱惑君心專權亂政以釀
王振劉瑾之禍則天下幸甚至于奉聖夫人客氏者陛
下不過一時之依眷本無忝于大信謹禮制而出之當
無俟臣言之畢矣臣聞宋儒程顥常勸帝防未萌之欲
及無輕天下之臣子宋神宗拱手謝之夫明主既不廢

未萌之防則忠臣亦何必諱明盛之戒臣猶記皇祖時評事雒于仁以酒色財氣四箴進規皇祖一時不懌卒感其言培四十八年無疆之運臣雖不才致主之誼不敢自後先哲頃者倪思輝等以言得罪旬日以來遂無諫者舉朝將坐視陛下之過而不救臣竊痛之臣禮臣也在禮言禮分無虞于越俎草野孤踪不識忌諱冒干天威儻得藉手報稱萬一其敢逃斧鉞之誅惟聖明少垂察焉

請卹神廟罷廢諸臣疏代總憲鄒南臯先生 天啟壬戌三月

具官臣某謹奏為懇乞聖明大闡一代幽忠以勵臣紀以勸世風事臣以衰朽無能謬司風紀之任目擊今日世道人心江河日下每為之撫膺太息計欲障狂瀾而不可得則惟有激勸一法操之皇上而已臣聞之舉直而化枉者勵世之微權彰往以鏡來者勸忠之大法頃者皇上繼體乘乾兩奉皇祖皇考遺詔將建言得罪及一切詿誤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已經吏部下檄次

第舉行游海陬隅幽深闇汶盡耀光明可為二百年曠典顧存者未蒙召用而没者尚虛邮録間有子孫陳乞當路揄揚而得之者葢亦寥寥矣其他草枯木腐空埋俠骨之香事逺人微求乏青雲之附者不可勝紀豈所以昭大公而示激勸之意乎臣不肖逮事皇祖初服于今五十年追惟當日共事之臣不乏同心之雅或聞風慕義或覿面交歡知之最悉九原可作吾誰與歸除已往邮録者不叙外則有若原起光祿寺少卿顧憲成以

明善為體以兼善為用躬任世道之重力決詖淫之藩者有若原任給事中遂中立四壁屢空一編三絶身退而道彌尊節甘而養益粹者有若原任南給事中陳嘉訓端凝介肅逈絶塵表亙節著朝端清風𢭏士類者有若御史錢一本左圖右書日就月將闡天人之奥旨抉動静之微機者有若原起兵部主事劉永澄豪傑之才聖賢之志精誠徹鬼神行法一壽妖者此五臣者名不必以斥逐顯品不必以事業見卓哉繼往開來之任允

矣㢘頑立懦之風敢亟請謚典以昭來禩而遂中立陳
嘉訓錢一本猶在謫籍所當并與議贈者也自此而降
有以犯顔得罪者大理評事雒于仁四勿㫒言其最著
者也諫廟饗不親廷杖為民者禮部主事盧洪春也爭
國本而謫者給事中張棟羅大紘王如堅楊天民李獻
可舒宏緒戴士衡御史余杰光禄寺丞王學曾而戴士
衡則死于戍所者也論閣臣而謫者給事中朱稷楊恂
御史冀體宋燾吳宏濟兵部郎中劉元珍吏部主事安

希范兵部龐時雍刑部孫繼有參政姜士昌也論京察而謫者禮部員外徐泰成主事賈巖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國子助教薛敷教也爭山陵者叅政李琯也爭楚獄者御史林秉漢也此皆坐忤閣臣者也而諸以別白是非邪正忤閣臣者給事中盧明諏曹大咸任彦蘗李沂御史馬經綸范儁刑部主事劉志達也以進賢退不肖忤閣臣者吏部郎中王教馮生虞黄縉也因而坐汰者吏部員外錢養廉主事穆深也諸忤權要而謫者行

太僕少卿苗勃然僉事汪先岸也力摧言路朋邪謫且被察者戸部郎中李朴也以張差一案坐謫且死者刑部主事李迎俸也爭東倭封貢而謫者給事中葉繼美御史曹學程禮部郎中蔡宗明兵部主事朱長春也以礦稅論中使謫者給事中郭如星陳維春也論稅官者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也有司以稅事被逮者知府吳寶秀推官華鈺知縣王正志而正志則死于獄視諸臣最慘特當議䘏者也其他因事詿誤或中禍于權要者府

尹萬自約以買辦金珠忤旨御史彭應參以槩苑祭酒
坐吏部郎中蔡應麟以方簡誣而刑部郎中于玉立吏
部主事王士騏以妖書構是也若礦稅之役所在地方
或逮或降或削籍未審存没者又得叅政沈孟化副使
孟振孫知府李商耕趙文煒王禹聲蔡如川同知卞孔
時孫大祚通判邸宅羅大器知州鄭夢禎州同邵光庭
知縣李來命甘學書鄒光弼樵元卿袁應春王之翰田
廓經歷車聖任一名車任重凡二十人嗚呼盛矣凡

此諸臣或忠効碎首或義存剖腹或持國是于盈廷或決廟謨于前箸或為民請命而犯當道之豺狼或為國除奸而觸九閽之虎豹至于身不列于科名職僅等于抱關乃能存心愛物義篤匪躬抑又難矣而覈考其時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埃圜土幽魂猶肅飛霜之氣炎荒執殳空揮棒日之誠懷忠不二所遇難齊深可憫痛除已經赴用遷職外當亟與分别贈卹均沐皇仁不當使湮沒無聞偏抱幽貞于冥冥也嗟夫以諸臣之才

使得君相一心計從言聽盡究其英挺卓犖之用豈非瑚璉珪璋稱熙朝師濟乎而事多逆而成拒風以激而爭流一往不返河清難待僅留此身後之名垂諸青史而國家曾不得資其半臂之用至于人亡國瘁時事日非俯仰前修徒令人於邑而已然則愛惜人才以自為社稷計明主當何如哉方今聖天子宏開麟鳳之網旁招俊乂弓旌之使相望於道幾于野無遺賢惟是丁巳京察久為公道所不平者而猶以局面相持藩籬未破

間從抜用十不二三竟使五年黜幽之大典終為賢人君子之錮籍臣竊惜之夫前此諸君子之去國或以國本或以礦稅或忤權姦未嘗無去國之名而今則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别名一朝投足終身莫湔令天下喋舌而不敢言嗚呼此漢唐季世所以壞也由今觀之若丁元薦李朴沈應奎賀烺史記事李炳恭之不謹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涂一榛麻熺王時熙陳一元馮上知史學遷之浮躁荆養喬陳敏中張文輝潘之祥

之不及孫瑋孫慎行魏養蒙曹于汴朱國禎喬允升范鳳翼王之寀鮑應鼇王國魏允中馬孟禎之並以拾遺與南察之吳良輔金士衡張篤敬章嘉禎吳爾成皆所謂門戶中人也而諸臣本色竟何如哉說者謂諸臣過于任意不劑時宜門戶之禍皆所自取然人有得罪于是非者有得罪于同異者有得罪于君父者有得罪于儕友者虛中而觀諸臣之罪何居乎負俗之累賢者不免取其大節畧其小疵則元薦諸臣均不失為慷慨氣

誼之士高者振功名卑者超富貴詎可令其終淪落以無聞乎或曰今日之昭雪所以錄其賢也萬一此例一開不賢者亦得夤緣而起以淆清濁則計典不從此而廢乎臣謂宇宙不毀人心不死眞是眞非不可得而亂也即不能保無一時刺謬之國是而能必有萬古不泯之民彜又豈敢逆料他日為不賢者所藉口預為今日賢者抑耶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況生者乎錄死者于前所以勵生者于後用生者于今日又所以伸死者

于昔時總以奉皇上生者召用沒者卹錄之旨非敢有所濫觴于其間也緬仰皇圖金甌全盛故得一洗萬歷五十年光岳之氣為皇上振中興之運使人心世道不至澌滅于以少振一日風紀之任則臣區區報皇上之職分耳先臣徐階當國錄用廢籍諸臣諸少年不悅爭以為言階曰今人用器惟求新者然千古圖書彝鼎玩好之類必加愛重而不敢毀傷者何也為其古也寧獨于人而有異乎諸少年語塞而退近御史游士任有起

廢太監一疏益亦當時少年之見臣抱人惟求舊之思自附于先臣徐階以人事君之義如此伏乞皇上留神勅下該部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劉蕺山集卷二

明　劉宗周　撰

奏疏二

辭光祿尚寶疏　天啟癸亥六月上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劉宗周謹奏為奉差事竣兩聞新命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陛擢容臣以原官趨任以安分義以肅官常事臣宗周于天啟二年四月内奉命

差往南京公幹沿途接邸報于本年六月内奉聖旨改臣光禄寺寺丞及事竣復命行至滄州復接邸報于天啟三年五月内奉聖旨陞臣尚寶司少卿臣聞命自天屏躬無地該臣先後望闕叩首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茅蒙皇祖拔擢筮仕行人後先謝病家食有年一旦聖明踐阼旁求遺逸不棄葑菲遂使臣愚濫邀起用之典超序儀曹臣遭逢不可謂不幸而所以致身於我皇上者亦既有其地矣不意受事未幾涓埃罔效一歲而两

蒙殊擢洊歷卿丞遂躋下大夫之列臣聞度德而受任者國家詔爵之典計日而効勞者臣子守官之法故虞廷考績必以三載崔亮停年不廢資格凡以堅豪傑任事之心塞宵小速化之路所裨世道人心非苟而已者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啟雲龍風虎之運仁賢𦲷出耆舊景從蝥常起以非常之禮待以不次之典忠信重祿度越千古迨爵輕而濫官冗而歧每令言之者有連車平斗之刺何至以微臣之陋復事濫竽席未煖而輒遷

班未列而又擢吏為近事所希有而國家詔爵之典幾以臣一人而壞矣夫今所為京堂之選者或起家翰籍或敭歷賢勞處之者未嘗無說臣行能不及中人於國家無一籌之展徒以數年家食冒恬退之名猥與諸名德頡頏清華之地是終南果為捷徑而夜光可以魚目混也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臣每念先臣莊泉以三十年行人應召僅遷郎署以終若劉大夏張敷華諸臣皆以郎署有聲力求外轉臣雖不肖不敢僭擬先哲

而良心夜氣亦不敢自後于人伏惟皇上收回成命革去臣今官聽臣仍以郎署供職從此羣臣不復懷徼倖之心而皇上所以勵世之道益至矣豈獨臣一身分義之安已乎故事惟大臣得辭官倘以臣為越禮控陳徑從罷斥廢不冒以退為進之嫌仰戴高厚曷其有極臣不勝隕越懇祈之至

請先臣劉棟謚典疏 天啟癸亥九月上

尚寶司少卿臣劉宗周謹奏為先臣忠清著節百年輿

諭允孚懇乞聖明特勅議謚以闡潛德以光鉅典事臣惟國家易名之典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尚論于百年之後愈嚴矣惟嚴故朝廷可藉以操勵世之權惟愈嚴故臣子益恃以彰不朽之節未有節已著于當年名且湮于沒世如故南京兵部侍郎劉棟其人者於臣則從曾祖也臣請畧節平生為皇上敬陳之先臣棟中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稍遷左中允嘉靖甲申議大禮下詔獄廷杖六十復原官尋出湖廣參政歷河南左

右布政南京太僕寺卿翰林院太常寺卿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卒賜祭塟祀郡鄉賢先是張孚敬甫釋褐持肅皇帝繼統之議逡巡莫敢發而于先臣同年友也又雅相善一日以疏草示先臣先臣正色斥之曰子老而博一第不循分服官乃作此壞名教事乎孚敬拂衣去大禮議起諸同志皆倚重先臣曰是首阻邪議者遂同學士豐熙輩伏闕號哭肅皇帝震怒坐廷杖者若干人先臣以宮僚與焉創甚得不死已而孚敬驟貴改翰林詮

任同館諸人恥與爲列匿不見孚敬獨恚先臣曰元隆亦去我乎指先臣字也益孚敬猶冀以夙好相援而不虞先臣介絶乃爾以故坐恚反踰他同館者傾之孚敬浸柄用出先臣外藩矣既叅楚政清真持大體寛以骯髒忤按臣意被論當事者心知先臣不爲動得擢汴轄去在汴多惠政入覲修贄朝貴人止青布二端朝貴皆驚唉司故存羨鏹數千例入私槖長子乘閒言之先臣故不應一日呼子出政事堂堂故懸古鏡令其子臨其

下曰汝照面孔何狀能享此多金子慚謝即日去官不持一錢人以此益重先臣介節而先臣自處義甚髙絶不為朝貴所援浮沉清署久之始貳卿留都既去復起留都前後凡六年不遷官以去嘗攝南銓京察考功辭應旃佐之所斥皆權黨至今稱之通籍四十年没無餘貲見于郡志可考而知也夫肅皇帝以尊親之孝掀千古未有之彛倫當是時豈不知將順可以希寵而諸臣引經泥古至不惜頂踵以犯明主一時人心士氣直與

壬午諸臣後先勃發先臣忝在櫻鱗之列九死一生忠誠特著況其砥礪名行坎坷中外清風足以範俗介節足以匡時即擬之鄉先達魏文靖謝文肅無多讓焉獨不得與豐熙諸臣同類而共稱之此忠魂所以化碧而志士相為拊膺者也先臣家無令緒門戶久凋臣以支庶幸讀先臣遺書以有今日儼箕裘之可紹顧帷蓋以誰憐茲者恭遇皇上龍飛覃恩曠澤被及枯朽臣欲為先臣邀一命之卹而事在年遠懷疏而止者再幸值茲

五年議謚之日九原可作雖千載而上猶待表章况先臣不過百年之久乎臣猶記先臣請塟時會侍郎董玘亦請祭塟肅皇帝即玘疏下旨曰棟固嘗以議禮哭午門者玘何為者耶遂格玘而獨卹先臣然則先臣當日一片血忠已獨鑒于肅皇帝不廢易名一節允矣臣查議禮諸臣如豐熙馬理楊慎皆後先與謚先臣事例委與相同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不謬將先臣錫與應得謚法庶先臣既朽之骨可再造於華袞而國家

徵信之典且有光于曠世持此以淑世教勵人心殊非小補又寧止臣一身一家世世感德已耶臣無任激切籲懇之至

辭右通政疏天啟甲子十一月十七日上

太僕寺少卿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為天恩愈重臣義難勝乞聖明俯容仍以原官在籍調理以終愚分事臣原任尚寶司少卿於天啟三年九月內蒙恩陞授今職該臣以分義自裁連疏引疾遂蒙聖恩准以新銜回籍調

理臣戴此高厚與疾里門方期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

以圖報於萬一忽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接吏部照會

于本年九月初四日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

通政使司右通政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隨設香

案叩謝聖恩外伏念臣一介賤儒遭逢聖明遂從田間

廢棄屢擢清華正徽臣捐糜報稱之日而遽爾乞身敢

于負皇上之任使而不顧者凡以朝廷不恤高爵以待

天下士義不容使匪人庸豎側足其間以辱曠典明矣

如臣不肖叨冒踰涯分宜先退以彰朝廷甄别之權則臣之自知甚審而臣之所以自處者猶竊有餘地云爾何意里居匝歳遽蒙顯擢仰惟皇上始終帷益之深仁真同天地父母之罔極臣未嘗不感極而繼之以泣其如臣義不足以仰承何哉臣聞古人之訓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進必以禮故進而足以有為退必以義故退而足與有守兩者相反而適相成乃稱臣節焉臣之進而不足與有為亦既曉然自信于平日矣一辭而退終

身不再計臣之義也尚敢復問廟堂事乎忽然而進忽然而退又忽然而進進既不成其為進而退終不成其為退世有如是之立身而可語于禮義者乎且皇上所以過聽在廷諸臣之請亟于用臣者謂非以今日之退於自守之義有足多乎哉果爾是以臣之退成臣之進也臣愈無以自解矣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為進至于以退為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

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竒節陸沉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焉辭太僕之命猶以為晚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開其端率天下而趨之臣滋懼矣納言何地通政何官而臣以無行誼之尢者一朝而處之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此臣所以輾轉踟蹰至死不敢趨命也仰祈皇上鑒臣前日求退之心本非假托原臣今日已退之身萬難復用仍量臣未任

太僕亦萬無躐躋通政之理收回成命勅下吏部許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邀天之貺或終得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於無疆而皇上之所以全臣末路者已不啻生死而肉骨之臣所謂生當隕首死當銜結者也臣無任瞻望闕廷激切控辭之至

辭京兆尹疏崇禎己巳正月十一日上

復職通政使司右通政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為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祈聖明俯容以原官致仕以全晚

節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歷辛丑科進士筮仕行人不及一考前後以丁憂患病在告者幾二十年天啟改元錄用發籍諸臣蒙先皇帝起陞臣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年來歷光祿尚寶累陞至太僕寺少卿時臣以分義自裁未敢拜命引疾以歸天啟四年九月內復起陞臣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復以舊疾未痊具疏控辭隨於五年正月內奉嚴旨削籍為民追奪誥命自後屢掛彈章坐臣姦黨無所逃罪而先皇帝終貸臣一死

屏息田間以有今日恭遇我皇上繼統中興首誅大逆
蕭清宫府因念先朝屠毒播棄之餘悉行昭雪一時忠
良吐氣而微臣亦得以給還官誥仰荷天恩感激之下
繼以涕零從此一丘一壑不終貽聖世之戮於臣有厚
幸矣何意皇上過聽廷臣之言屢旨起用遂於崇禎元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
宗周起順天府府尹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
謹北面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續接吏部咨文擬不

日就道以終任使少効犬馬未盡之私而臣猶不容已於陳乞者伏念臣之以病乞休者數矣逮削籍以後目擊詔獄諸臣後先慘死多與臣有同心之誼臣禍且不測誓從諸臣於地下而偶不死臣遇獨幸臣心獨苦臣自少善病至此形神盡瘁不覺痰火痞結瘋痺中於周身支離牀褥間與死為隣之日久矣一旦處存亡顯晦之際能不感恨平生之言負茲良友所以心愈灰而身愈困輾轉臨歧不覺進退之狼狽也且臣資性迂拙才

識短淺在皇祖時旣以躍治取憎久甘廢棄及蒙先皇帝不次之擢正宜戮力時艱與諸君子共効捐軀之義而又托之硜硜小節以去則微臣之伎倆盡于此矣尚堪再策駑駘之用於末路乎畿輔重地尹京兆者將表樹風聲為四方則而漫以臣之庸劣者當之其能免于瘝曠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兹者内察届期聖天子綜覈官方一洗京卿冐濫之穢如臣進不能致主退不能殉友漸負平生浸尋老病正當首從罷斥敢復濫邀今日

賜環之典以速大戾為此萬不獲已冒干斧鉞仰祈皇上鑒臣罪廢餘生果在久病勢難前進仍念地方重任不宜久虛亟收成命准臣仍以原官致仕在籍調理俾臣苟全微命與康衢擊壤之民同歌帝德共祝堯年則臣身雖退臣感愈深而聖朝所以激勸臣工之道亦寄於此矣臣無任激切懇恩待命之至

除京兆謝恩疏 崇禎已巳九月十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面恩陳謝預矢責難之

義以致君堯舜事臣以廢籍越在草野久攖羸疾一旦

過蒙聖恩擢以不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臣

猶念不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臣赴任

遂扶疾前來勉圖報稱陛見之後踴躍歡呼仰皇上為

堯舜主輙不勝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於此恭

惟陛下聖德當陽討大逆除大奸釐大獘一時作用固

已跨絕勲華而至於堯舜之道所謂繼天而立極者一

一行之得毋猶以為難乎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

臣雖不肖敢不少陳狂瞽以報恩萬一惟陛下采擇焉
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為功利為
刑名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
得失之林也陛下厲精求治宵旰靡寧時擧祖宗盛事
名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匆切于此矣猶以
為未也益躬覩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平
之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上效
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汲汲于功利者非理財之事乎

臣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饑曰我饑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之而人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恫瘝真無忝堯舜之仁矣而輙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歛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泒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徵疊徵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轆轉出之民手為病甚于加賦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為盜轉而淪於

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絶上官以催征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以若所為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邉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有以啟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繁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罕覈而法令滋章頃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

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飭其禮遇臣下類如此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者輔臣劉鴻訓以犯贓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為撲地惜乃近者廠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所開

贓罪不無出於懸坐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而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

無為之治陛下亦嘗捜羅遺棄徧天下矣乃所嘉與而樂用之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利口為才諝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以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者哉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其知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絶千古諸

所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為莫已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益務為謹凛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托天下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闗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塞矣憑一已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獻其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左矣方且為内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且以王之家為國本至

死而不蒙身後之卹至今誣䘏未豁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乎梃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髙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髙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戶之說數十年來小人用以殺天下正人斲天下元氣禍已見於前事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勅冀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矯枉過正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

乎而堯舜終不以其故貶聖顧陛下之熟察之也然則財以不私為利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於書見之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陛下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通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

不自知者誠能自反此心粹然一出于道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靡不畢舉陛下已日躋于堯舜矣夫堯舜非絶德也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也陛下之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為堯舜此下更無可為者臣嘗歴考羣辟三代以後如漢宣帝唐

德宗宗神宗皆非盡愚闇之君然神宗急于求治用其臣王安石以新法亂天下卒有北狩之禍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于民閒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宣良不為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恥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幸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數君者皆具大有為之資其經營創制未嘗不欲措天下於隆平之業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有如響之

應聲而不爽者則信乎堯舜之道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已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一世更始乃制禮作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既墜之聖統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陛下有為堯為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來求言若渴啟沃無聞致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唐宋閒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汲汲于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考居正立朝

無不出于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奪情一節亦為忘身殉國之事幾何不率天下而為不孝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于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生心害政惑世誣民而倡之則自陛下始惟陛下不以為難斷然設誠而致行焉臣愚與有榮施臣無任感激披陳冒干斧鉞之至

請修京兆職掌疏崇禎己巳十月初八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京兆職掌久廢王畿治化未宣仰祈聖明嚴飭定制以奏郅隆事臣惟古者京兆尹之設視外二千石而體貌加優異時或判以親王遇事專決即刑部御史臺不得抗衡焉蓋輦轂之下藉以肅清姦宄奠安黎庶為天下要區非斤斤簿書錢穀之任也國朝定制頗倣前代然共事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責任不無少輕積而至于今日不過為各衙門錢糧轉輸之地或轉輸之不以時則計部之條罰

首及順天將謂本府力能得之所屬州縣而事又未必然異時外解不前徒費文移絡繹卒無當于緩急之數往往呼之而不應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誠有如臣同官魏光緒所言者止因各屬之賢否不關政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血脉不貫又因臣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漫無賢否之狀而舉劾難行至是而京兆之權廢壞極矣又何以彈壓輦轂為一人承流宣化表率首善之則于天下乎以故履斯地者率視為傳舍人懷茍且之志

或期月待遷或卒歳而去曽未有以三年淹者誠如是則雖有張趙包歐其人亦無以自見而胥吏轉得以長子孫習為姦利若大與宛平二縣尤稱親民之職也處勢愈卑任事愈難亦惟以錢糧奔走於各衙門如奴隸而傳舍其官甚于臣府上下之閒相率為偷惰日甚一日地方之事遂以日壞玆者聖天子恢宏三五之理思得吏稱民安與天下更始因惓惓於久任之法改絃更張千載一時寧獨遺此首善地臣不才謬承簡任受事

伊始日夕冰兢思得一當以圖報稱義雖默默而處於此敢祈皇上深維天下治化之所自起特重京兆事權許臣銜門得考察屬吏如撫按其平日查訪賢否許臣歲遣風力推官查盤倉庫獄囚因得悉其官評以備舉劾自掌印官以下酌行久任之法其本府推官必用新甲科俸滿之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令或用新甲科如外縣例或擇自外縣徑論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此則人心知所激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蹤後壹之

病皆有所不受而風行於畿輔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
聖明埏埴之中一切考功之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
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
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為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
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
臣雖不敢不黽勉救過然非臣之所以報皇上也仰惟
皇上特旨申飭仍勑下該部酌議久任等法立賜施行
倘積習難破事權難假請自今以後州縣一切未完弗

闕臣衙門考成永著爲令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發帑大賚疏崇禎己巳十一月初三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内備懇乞聖明發帑大賚以固人心以張國勢事臣聞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上之人所以先事而綢繆者固將無所不至也而况有事之際乎方今羽書告急京師戒嚴皇上焦勞於上臣工竭蹶于下亦既調遣四出兵勢漸張而無如所在

人情洶洶四方之民麕至奔入京師煤米為之騰價臣雖下令禁之而不得貧民有漸失所生者況三冬之日啼饑號寒之衆塡塞道路倘遇奸宄不逞者起而呼之便能揭竿為亂至於營軍素稱疲困枵腹荷戈尤當體恤天下囂陵反側之象未有不乘饑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為之計也夫以皇上聖明不世出天實篤生以昌我明億萬載無疆之祚業已聲靈赫濯廟筭全操一時文武吏士計無不爭先用命亦何有於外患惟是內

地之景象若此不能不重煩聖明之慮皇上誠能亟下令暫撤九門煤米諸稅使商賈鱗集物價自平隨降一手詔發内帑一二萬金一以給地方各坊舖煑粥以惠煢民仍收養之各舖中一以賞京營守陴者一以賞營兵出援之家屬使無内顧憂更發京倉米數千石以平糶或預給軍士月糧一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將一舉而京師之民懽動若雷然後乃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用保甲之法以戒不虞隱然有寓兵於民之意環京師之

民以衛一人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而折衝禦侮之威即在於此所謂聖人有金湯者此也抑臣猶有說焉五城兵馬坊官雖城院之首領而實為臣外屬臣與城院固共事地方者也必彼此聯絡一體上下相呼應而後可以行法自臣受任來兵馬坊官無一至臣府參謁者臣雖有區區文告固已令之而不行聯之而不合官如贅旒何當於地方有無并祈聖明申飭臣書生不能籌邊而責任地方當以民生為急內憂為先故

效此款款之愚以佐緩急惟皇上采納施行

請推廣德意疏崇禎巳巳十二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欽奉明旨推廣德意以拯畿輔遺黎事臣待罪京兆目擊地方饑啼寒號顛連溝壑之狀不勝酸楚不敢不引為已辜前蒙皇上特命五城設廠施粥少延旦夕之命復該刑部員外郎李若愚有疏尋奉聖旨京師五城及在外設養濟院收䘏孤貧著在功令近來有司漫不加意徒飽貪吏蠹胥深可

痛恨順天府及各撫按查明修復積穀備賑以時給發務令貧民沾惠該城流殍拯救掩埋各城御史設法議奏巡方總約著都察院進覽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下仰窺皇上加意煢獨真不啻天地父母之心而所以責成臣府者又如此其切臣敢不仰承德意而推行之少塞職掌之萬一臣謹按祖宗令甲如養濟有院惠民有局漏澤有園播竿蠟燭有寺歲時衆布各有差自畿輔推之天下法至備也而後稍湮沒巳臣請倣故事斟

酗行之臣查京城有鋪房不下五百區向以之錮闘毆平民為阱於國中者也今下令禁止專以收宿貧民免其露處宵隕之患且簡殘疾老弱之不能就食者量給以粥餌俟來春查入養濟院其壯者除遠方流寓外皆按籍遣還使歸農力死者給藁瘞之每歲一冬可費銀二千兩行之數年京師之為顛連而無告者亦已無幾矣至於積穀備賑尤係祖宗良法美意小民所恃以託命而近來有司往往視為文具即臣府所屬開報動百

盈千半成烏有念此項錢糧原無額設不過取之贖鍰捐之公費而近以兵餉雜項皆有額派所餘無幾此外又有平糴一項以裒之是竭澤而漁也以臣之愚今日亟宜捐此三項為地方備賑地俟賦役書成儘有冗濫可清以補餉額倘舍是而令有司以設法區處不已難乎雖然畿輔之民所以日困而瀕於死亡者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與時朝廷一切大典禮大賞賚率取給輦下勢不得不加派民間及事已而所派不除遂為成額

後事復然畿輔之賦遂甲於天下可為不均之甚矣如鄉試錢糧當泒之八府會試錢糧當泒之天下一切上供之費何獨不然則加泒之令宜公也至富家大户一經報商千金立盡有預支之苦復有加墊之苦曷不令各衙門官任之而苦小民為則編商之令宜罷也錢糧之有火耗也自臣府而上觧户部交納每百兩必加兑三兩小民已不堪命矣若進宫子粒每錠五十兩又明加滴珠七錢是皇上身自為壑也上供之七錢民間之

七兩也而火耗之弊遂中於有司而不可問則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也贖鍰之有透支也詞狀不得不愈濫以為民病臣查大興一縣前任倪卓兩按院透支至五六百金姦書因為姦利乾沒錢糧復數千金此數千金究將誰抵亦終波及小民而已一縣如此各縣可知一院如此八差可知則透支之弊宜斷從撫按禁也行此數端亦足以少甦畿民之困矣而其要在慎選良吏持之以久任之法今天下吏治之壞也實自輦下始誅

求之令日峻而官吏益得以因緣爲姦數變易不常加以不肖之吏行其苟且之政如臣五日京兆無論矣大宛知縣皆不滿歲輙報遷問其故則曰事多掣肘不可久也審如是官則得矣其如小民何昔齊桓公獵而賜老人食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誠能慎選良吏以撫循其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則一切人衣人食之計亦有所不事而已躋斯世于仁壽之域矣臣所謂仰承德意與比部之言相發明者如

此仰祈皇上勑下該部一一行臣之言要使仁恩不竭于平日惠政實究于目前則煌煌明旨庶不徒托之空言而微臣亦得以少逭溺職之罪此畿輔之幸而實天下生民之幸也臣無任激切控陳之至

冒死陳言疏 崇禎己巳十二月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冒死陳言開廣聖心以濟時艱事臣聞古之言敗亡之道者必曰不信仁賢夫不信仁賢則人主孤立於上而已亦何以為國令天下

恨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皇上之信而皇上以情面之說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積疑中日積月累結為陰痞有識者固已憂之一旦國事至此諸臣負皇上任使不忠誠無所逃罪業已天威震疊輕重伏辜而臣以為皇上亦當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勃焉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

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遇無不爭自濯磨以敵愾為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即名對時一二建白皆落落不合以罷如軍機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乃令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萬一失事又何以處之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法紀不行詎可以制治保邦乎至

是而文武之途盡矣舉天下無與托國者必將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舍一二内臣無可同患難者内臣又乘間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沾恩自結於上於是總提恊之命稍試以城守將閫以外次第委之乎夫城守其易者也鮮衣怒馬之輩取壯軍容則可耳乃欲十萬京軍一朝而統以素不相習之人事權不一號令不齊能保無萬一之虞所恃皇上乾綱獨斷不為所惑況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

貫可為千古炯鑑豈皇上聖明慮不及此夫亦不信其
臣之念浸假以至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
知處危急存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安危
即内臣可信人主義不得獨私苐遝之以本等職業而
匡濟已多不必與聞軍國事也漢臣諸葛亮之言曰宫
中府中統為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又曰親賢臣遠
小人前漢之所以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敗
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欷歔飲泣痛恨于先帝之世仰

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托委任安危之幾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大破積疑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可坐而定也夫臣之所言皆皇上所不樂聞者也中貴人又從而嫉之然臣為宗社計安危終不敢為一身計利害不憚冒死垂涕以聞惟皇上採擇施行

極陳救世要義疏崇禎庚午正月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

祈聖鑒事頃者有生員劉栻從良鄉來誦言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也緋衣一慟集諸生講君臣之義而闔邑之衿紳弁笄有臣死其君子死其父婦死其夫者一時轟轟烈烈之狀真足以扶植綱常使所在地方皆得如上達者為之倡則天下事奚抵於壞敗是覩之道學亦何負于人國哉夫宇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為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為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武為之君而天下無人而不

學無事而非學學之名可以不立及夫世衰道微彝倫攸斁孔子始單提直指之為萬世鵠至子思孟子而説愈詳凡以存幾希之脉為君父閑大倫也自後推流揚波則漢有賈董隋有王通唐有韓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年不過寥寥數子遞衍其脉而終亦不得大行其道於天下或遭讒被錮以死然世道卒賴以不墜功亦偉焉明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統獨表章紫陽氏使人奉韋弦家傳布菽二百餘

年人文項背相望而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薛胡陳王四君子馴至萬歷之季有高攀龍即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為世所推晚年一出卒遘逆璫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駢渙攀龍巳與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巳者推入攀龍之黨以為世詬雖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痛之臣考攀龍當日門牆高峻自一二同志外未嘗許通臭味即

他人之為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摩轂擊而攀龍獨否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獨不便於小人小人小人遂從而嫉之必殺之而後快令其骨已朽矣更誰為黨者即有之亦且嚙指相戒變節易操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遍天下而氣象奄奄如是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朝而閧業夕而省成如馮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震發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欲借尚方劍討君側之姦

如楊漣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諤諤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今天下猶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畢士氣日下任流寇之縱橫無能建一奇出一策以紓君父憂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瞭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為去取耳韓熉之再入

中書也曹于汴之長憲也雖未能大有所為以副聖明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爭為羅織此外若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以註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開赦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媒孽其短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處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為未足特設為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理學則出

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流寇之滋也正臣子卧薪嘗胆同舟共濟之日而小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輙乘機逞報復之端即大任有戒心焉謂非一詆道學不足以自脱於東林免異日之禍而不知其立論之舛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渺小者彼方慮其假也而惡之吾轉慮其真也而假之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於至誠為惡而後已是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昔宋有僞學僞黨之

禁南渡終於不振如朱熹者異時人主雖有生不同時
之嘆而真魏之徒仍遭擯落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於是
攀龍之學業已蒙皇上表章昭示來禩請弗再以其地
里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為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
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臣小人也生不知學處此時艱尤
不敢以言論滋風波而目擊邪說披猖生心害政之禍
將來有不忍言者故敢因教官之節而推之惟皇上躬
先聖學日就月將曉然示天下士大夫以孔孟之鵠使

人人知有君父之大倫而致士姑從隗始請皇上先用
特典旌卹安上達進翰長宮坊等銜以為當世勸庶幾
我國家金甌無恙之天下不令不識字之人相率而壞
盡臣不勝跂望仰懇之至
再請申飭京兆職掌疏崇禎庚午三月初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敝習與時艱交困仰祈
聖明特加申飭以少效京兆職掌事頃該臣不職自陳
席藁待罪間奉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宗周但實心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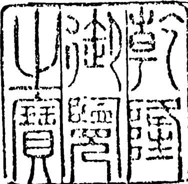
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勝汗惶夫以臣種種庸劣而處聖明之世即不從封疆起見亦已無逃三尺何意聖度如天開之以自新之路且念職事之殷繁勉以用心料理正徽臣畢智捐軀桑榆晚收之日也而臣於此竊有請焉臣之所可自盡者心耳至於料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終有不敢自必者非徒病於才也且窘於勢京府之職莫殷於錢糧一事臣於二十七州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關臣府居恒相視途人耳積玩

之極并錢糧考成不顧矣軍興之告急也積逋未完臣不敢自諉於催科之拙致今日檄催明日守催今日提經承明日提欠戶臣握三寸管已自覺語言無味而無奈當之者竟付之充耳如正月間派買料荳部限甚嚴臣檄如雨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霸豐懷等州縣又派凍糧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等州縣問其故不曰殘破不堪則曰凋敝有素是固然矣其如軍興之稽誤何哉此臣所蚤夜皇皇也至五城兵馬司雖非

臣屬實與有地方之責其間職事相關違玩之習更有甚於州縣者一煤炭也臣府發價在三月前遲至今日而中城之報完猶未一保甲也臣累行申飭見奉明旨而空文見報者僅東西中三城此外并其空文杳然矣一掩戰骸也臣奉旨移會各司雖嘗助役之十一而法不及兩縣遠甚屬者春膏愈化浮土就堅臣累次行文令其加土加築莫應也不得已躬行踏勘前至蘆溝橋見中城之役覆土甚淺臣當令地方設法廣其基高其

封以示永久而臣心始無遺憾更有一骸不埋并一字不報如北城者將置明旨於何地凡若此者皆臣所為窘於勢而難于料理者也況重以臣之不才狼狽其閒乎方今聖明撫積弛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詿誤大者誅死小者褫斥臣何敢復加吹索以貽不測傷一時平明之理然苟不一言之後有重大事亦必漫無照應轉相躭誤臣不足惜如國事安危何仰祈聖明特加申飭于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

臣得少展四體畢其區區之心臣愚孱幸再照京師為首善之地尤宜大法小廉風清弊絕臣雖不肖誓當闢節不通以肅輦下其有大姦小宄壞法亂紀者終不敢藉口於勢之難行而溺職其間并祈聖明申飭



劉蕺山集卷二